

CHINESE-JAPANESE LIBRARY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47

12 JAN 1952

T5339 /83



書簡卷第六

集一百四十九

與梅聖俞

明道元年



某再拜聖俞二哥昨日賢弟至辱寄書并前所寄二書及夢中詩又五百言詩頻於學士處見手迹每一覩之便如相對別後雖尹氏弟兄王三並至然幕中事比聖俞在此時差多蓋東都興造日有須求倉卒供辦未嘗暫休息職此未始得從容聚首獨游嵩事一勝爾然而歷覽中春之遊山水之狀皆如故獨昔之青林翠壑今爲槁葉又目前不見聖俞回憶當時



之事未一歲間再至尋見前迹已若夢中又河陽咫尺顧足下若萬千里又曩日恨不得同者尹十二王三今反俱遊而聖俞獨不至人生不一歲參差遂如此因思百年中升沈生死離合異同不知後會復幾人得同不得同也自足下去後未嘗作詩前枉製未及和尹十二去應能盡說此中事故略不論知與師魯相見少酒爲歡值無酒寄去柰何漸寒千萬自愛不宣某白

又 明道元年

某啟藥簡再至兩承示諭八老之名誠一時美事然某本以寒鄉下流後進初學諸君子不知其駑下業已致之交遊一旦坐評賢否欲求純雅沉實之名終不可得而乃特以輕雋裁之是知善譽者不能美無鹽矣子之評人正如是矣夫大雅之稱老成人重於典刑而仲尼謂三十而立某年二十有六尚未能立敢當老耶又今日不在會中自可削也夫人之美惡待其自然之譽乃見其實今縱求而得之是諸君待我素淺可知也所以孜孜不能默受者諸君當世名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之四十一  
流爲人所重一言之出取信將來使後世知諸君子  
以輕逸名我復自苦求方以美稱借之益重某之不  
可也削之益便某再拜七老

又 同前

某啟捧來簡釋所以名老之義甚詳某常仰希雋游  
所望正在規益豈敢求辯博文才之過美哉前承以  
逸名之自量素行少岸檢直欲使當此稱然伏內思  
平日脫冠散髮傲卧笑談乃是交情已照外遺形骸  
而然爾諸君便以輕逸待我故不能無言今若以才

辯不窘爲逸又不足以當之也師魯之辯亦仲尼孟  
子之功也子聰之俊詩所謂譽髦之士乎公慥之慧  
亦大雅之明哲幾道之循有顏子之中庸堯夫之晦  
子野之默得易之君子晦明語默之道聖俞之懿是  
尤爲全德之稱矣必欲不遺達字敢不聞命然宜盡  
焚往來問答之簡使後之人以諸君自以達名我而  
非苦求而得也

又 明道元年

某啟承惠詩并序開闔數四紙弊墨渝不能釋手緣



文尋意益究益深清池茂林俯仰觴詠它腸蘊此欲  
寫未能聖俞所得文出人外昔之山陽竹林以高標  
自遇推今較古何下彼哉但恐荒湮不及而文雅過  
之也公操諸君詩未至今當以盛作遍呈因替之爾

又 明道二年

某頓首再拜初四日陳秀才来自河橋喜聆動靜歲  
暮慄慄履况清佳甚慰甚慰又知府公已發薦章聖  
俞在洛時常言親老南方思一歸侍今應獲素志亦  
朋友之共榮也然作宰江浙山水秀麗益爲康樂詩

助誰與敵哉某自奉別以來未嘗作詩亦無文酒之  
會所謂三日不談道德則舌本強也初六日有少吏  
事至彭婆約子聰應之宿香山獨恨不得與聖俞同  
爾逢彥國行聊寓此草草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聖俞足下去月王侍禁者送及所惠書  
取傘船至又得書并鮑魚及問傘客知動靜備詳甚  
慰甚慰僕來京師已及歲矣未與足下別時每相見  
惟道無慄賴憶洛中詩以爲感况爾南北一異雖鬱



鬱復誰道邗年來但不病爾往在臨清恨無舊歡今  
思臨清又不可得事事漸不如初人生祇爾大可歎  
也足下素善南方今居之樂否比比得書甚略不能  
究所懷訝久不作詩亦疑清興頓損也京師侍親寤  
衣食欲飲酒錢不可得悶甚時與師魯一高論爾子  
漸在此每相見欲酤酒飲亦不可得校勘者非好官  
但士子得之假以營進爾余既與世踈闊人所不能爲  
皆不能正賴閑曠以自適若爾奚所適哉販傘者回  
來索書聊寫區區捨足下欲語誰邪臨紙徘徊不免

物物

又景祐五年

某頓首啟去歲西陵曾拜狀今春量移此邑得子聰  
書知已在京尋得所示書伏承榮改京秩伏惟慶慰  
聖俞久滯州縣今而泰矣下交欣慰何可勝言脩昨  
在夷陵郡將故人幕席皆前名縣有江山之勝雖在  
天涯聊可自樂此邑雖便於飲食醫藥然官屬無雅  
士其况不言可知也所幸老幼無病恙而  
已不知聖俞美任何處因拘之迹相見未涯思渴思



渴自拜別將五歲矣友益日踈俗狀日增篇詠之興  
略無清思聖俞新作雖京師多事不惜錄示以開昏  
鈍而慰相思故人之惠莫越於此也至禱至禱賢弟  
云亡必深痛悲前得謝丈書已知之不勝歎悼也因  
人行速聊拜此冬寒希保愛不宣某頓首○有亂道  
一兩首在謝丈處爲無人寫錄得也聖俞略與臧否  
之某有少吏事告謝丈望聖俞與咨啟之略語伊法  
官少爲庇隱某自作令每日區區不敢似西都時放  
縱此來事亦得正但爲上官見怒曲有駁議然亦終  
無可駁縱有亦非大罰其如危辱之跡不欲使有小  
過也或聖俞問得謝丈一言乞批數字送與附書人  
也千萬千萬某又上

又 寶元二年

某頓首啟前者見邸報有襄城之命乃知當與謝公  
偕行然竊料舊尹當徙蜀聖俞即留領縣事襄城居  
孔道音信自此可日置疑是以慢然未能作書及縣  
走接太守還得手書乃知前至南陽南陽去邑其間  
一驛爾某當請見直以公新下車方布條教伸威信



門生故人未宜往累於其間須其旬浹少定爾又恐  
聖俞莫能久留或略命駕見過此大幸也爲別五六  
歲貶徙三年水陸走一萬二千里乃於此處得見故  
人所以不避百餘里勞君子而坐邀也顛俟顛俟相  
見旦夕爾他不復道

又 同前

某啟承九月一日就道雖爲遲留然清風白牛久雨  
颯掉尤湏大晴然後不阻某自解官觸事不快至今  
幾五十日未能脫去豈其屯蹇未極邪所幸親老漸

安更三五日可以卜行南陽之居依賢主人實佳事  
但恨聖俞不在爾昨夏中雖喜會於清風然猶未盡  
區區之懷今茲寓居方欲悉屏他事爲聖俞極數日  
之歡而先後參差若相避然又見聖俞書中言有事  
欲相見以不克爲恨者益令人怏怏爾到官必有日  
南陽人便無惜寄音一作意相及秋寒自愛

又 同前

某頓首前遣公幹馳信迎候蓋初約然亦頗疑酷暑  
如此非乘輿之時人還得書果爾及急足至又沐榮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四十九  
問承暑中起居無恙甚慰甚慰前累求新作今者書尾有自厭之說豈可疾淫哇而欲廢置律呂百花洲唱和必多欲一讀以祛俗累之心何可得也孫書注說日夕浸見已經奏御敢借示否蒙索亂道恰來盡呵呵講席所說何書因信乞示及晝寢之樂當輸閑者聖俞不得獨擅也謝氏詩昨忘附去今又却尋不見候見納去矣早熱可畏千萬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谷正來得所示書及見與謝家書甚詳云買洪氏莊與卜葬市屋業皆其所急者也又云減俸為助此時聖俞患於力弱不能厚報知己而然爾恐於謝氏無益而於聖俞有損爾聖俞若此月減三五千如失萬錢謝氏族大資多得之未覺甚助謝家亦自有書必言幸思之也洪氏莊極佳爾不須聖俞竭囊橐此固親朋好事然幸其可以自辦爾望聖俞力為幹之某行必為帶錢去葬地已就此營卜及市屋業差有緒然此不可倉卒爾他細故盡諭谷正可詢之鄧氏醲賻已止皆如雅意某年盡必到襄城祭文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四十九  
挽辭極佳冬冷保重

又 康定元年

某頓首再拜啟自八月一日至京師及今已兩辱詩  
并在東都凡三辱詩皆未還答非惟恃聖俞不以書  
之疏數爲親踈又以將遣專人而多事未能便遣故  
也前知爲水災所苦此常事不足置胸中親老求官  
南方此理當然安撫見辟不行非惟奉親避嫌而已  
從軍常事何害奉親朋黨蓋當世俗見指吾徒寧有  
黨耶直以見召掌牋奏遂不去矣文雅處家事方於

薛氏求一屋爲貯之勿慮也某於此幸老幼無恙但  
尤貧不可住京師非久亦却求外補日一作旦夕相識  
多忙不暇作詩足下必不憚見寄閑吟者皆錄示千  
萬冬冷保重

又 同前

某頓首啟前謝監簿行附書問差遣書去後兩日知  
審官擬定湖州城中監稅不勝喜慰然不即走書專  
報者意謂勅下自當知及弓手至得書尚云云始怪  
何處稽留至今未到然今必至矣不爾當爲督也俟



春入京尤便但不知何處少留某自還館日夕怱怱  
筆研非答書簡寫門刺未嘗視昨夕子履偶來會宿  
聯句數十韻奉寄且以爲謔又有前奉答長句併錄  
附去可笑可笑歲陽以來風日慘然土霧雜下氣候  
不常萬萬自重

又 慶曆四年

某頓首累辱書爲慰何已然久不致問者勞逸不同  
於理宜然諒不爲罪經城楊宰來備詢動止承久困  
輦下何時可赴任所示盛編云已了卷於飢渴也此

人回望一信容專令人去取

使今致來  
恐糜費

銘文不煩見

督不久納上祇爲須索要好者恐未盡爾呵呵昨在  
真定有詩七八首今錄去班門弄斧可笑可笑然相  
別久無以爲娛爾前有水谷詩見初公云子美祕不  
令人見畏時譏謗吾徒廓然以文義爲交豈避此輩  
子美豪邁何乃如此世塗萬態善惡由已所謂禍福  
有非人力而致者一一畏避怎生過日月也其他非  
面不盡近書見教審聽敢不佩服咫尺更有所聞不  
惜一一示及有酒少人致去柰何柰何夏熱千萬保



重

又 慶曆六年

其類首貶所僻遠特煩遣人至此并得陳留書新集  
詩見寄詩見和詩外雜詩一卷碑文數本千字文等  
豈勝慰喜瑯琊泉石篆詩祇候子美詩來已招子美  
自來書而刻之遊山六詩等即欲更立一石不惜早  
見寄也詩序謹如命附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爲  
言不知稱意否其他事谷正在此數日備見所爲可  
知居此之況不煩述也閉戶飽壘之句怎生諱得呵

呵相次奉和見寄詩別拜狀次春暖千萬保重

又 慶曆七年

其又啟去年夏中因飲滁水甚甘問之有一土泉在  
城東百步許遂往訪之乃一山谷中山勢一面高峰  
三面竹嶺回抱泉上舊有佳木一二十株乃天生一  
好景也遂引其泉爲石池甚清甘作亭其上號豐樂  
亭亦宏麗又於州東五里許菱溪上有二恠石乃馮  
延魯家舊物因移在亭前廣陵韓公聞之以細芍藥  
十株見遺亦植於其側其他花竹不可勝紀山下一



徑穿入竹篠蒙密中豁然路盡遂得幽谷泉名已作  
一紀未曾刻石亦有詩託王仲儀寄去不知達否告  
乞一篇留亭中因便望示及千萬千萬

又 慶曆七年

某頓首谷僕來捧書得詢動靜又見詩中所道有相  
遊從唱和之樂備詳平日幕中所為可勝慰也某此  
愈久愈樂不獨為學之外有山水琴酒之適而已小  
邦為政暮年粗有所成固知古人不忽小官有以也  
示及飲酒今春來頗覺風壅亦不能劇飲如往時自然

作主人後  
從已便

承見戒多荷多荷他事非獨不挂口亦不  
關心固無淺深可示人也某母老多病而身纔過四  
十類爾心闡出處君子大節有所未果不敢効俗夫  
妄言爾春暄千萬保重

又 慶曆六年

某頓首啟自谷正去後更不曾上狀蓋以經夏大暑  
秋來或聞移南京或云來與刁氏成親一向因循遂  
成踈懶然中間却得聖俞所寄六詠及桐花啼鳥等  
詩近又得刁十六所寄詩書即日必已還許冬冷尊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之九十一  
候萬福某居此久日漸有趣郡齋靜如僧舍讀書倦  
即飲射酒味甲於淮南而州僚亦雅親老一二年多  
病今歲夏秋已來安樂飲食充悅省自洛陽別後始  
有今日之樂詩頗多不能一一錄去未相見間惟冀  
保愛多時欲作書無便今託提刑趙學士謹附此不  
宣

又慶曆初

某故爲親老久疾乍進乍退醫工不可用日夕憂迫  
不知所爲蓋京師近上醫官皆有職局不可請他無

亦傲然請他不得近下者又不知誰可用親疾如此  
無醫人下藥爲人子何以爲心京師相知少不敢託  
他告吾兄與問當看有不繫官醫人或秀才處士之  
類善醫者得一人垂報待差人賫書帛去請他幸爲  
博訪之聖俞聞此必挂意更不奉禱也如有所得亦  
速遣此人回其他不暇怱怱

又

某啟近君謨學士行魯奉狀尋得邸報承有出身之  
命士大夫公議未厭皆爲聖俞嗟惋獨某不然未知



高明自以爲如何也聖俞卓卓於後世者不以名位爲輕重取重於今世者亦豈以此小得失哉苟以寵辱爲意則布衣之樂有優於華袞之憂畏也老兄應能自達不忉忉也已寒保愛

又 皇祐五年

某啟見謝亶言新生小息不安甚撓懷然書中不言難以爲信聖俞居京師宜其不樂然業已至此當少安之某哀告苦殊無生理閑中靜思處世有好處惟當職者自遣之爾云欲來此深荷厚意然恐差遣理

當難得遂止爲佳已熱慎疾寬中爲禱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徐先輩人至辱書果承有小嬰之念時暑益當自寬爾某孤苦中中外多事偷閑便思一得故人爲會某不可往聖俞不可來柰何柰何惟當一讀新篇若會面而聖俞惜不寄又將柰何柰何陳碑不可增矣斯人不曉文義有三兩處是行狀所無出米脩路等意若果有當書何故而略切丁寧喻之此輩不向道亦終不知近併作書此不一一某再拜 四月十九日 賜



茶賜醫常事爾謚前面官銜中已有贈官亦然散侍  
即作相不足爲榮但問人如何爾若材堪則自胥靡  
亦作相如不堪則乃是僥倖但如是向道無妨

又同前

某啟謀葬事未得恐遂後時日極撓悶蓋以術者太  
精自家又全不會祇信他人道不好便疑惑不敢使  
非效俗流求吉地圖官國山高也夏侍中父葬于虜  
契丹必不與你擇官國山地葬也閑中不曾作文字  
祇整頓了五代史成七十四卷不敢多令人知深思

吾兄一看如何可得極有義類須要好人商量此書  
不可使俗人見不可使好人不見柰何柰何失音可  
救曾記得一方祇用新好槐花

尋常市中買  
來染物者

於新瓦

上慢火炒令熟置懷袖中隨行隨坐卧譬如閑送一  
二粒置口中咀嚼咽之使喉中常有氣味久之聲自  
通病愈新篇幸多爲寄此小簡立焚勿漏史成之語  
惟道意於君謨同此也失音脚氣皆是下虛吾徒老  
矣省此斟酌斟酌某此居哀獨宿然以憂惱亦自多  
病恐知



又皇祐五年

某頓首聖俞博士兄徐無黨人回奉狀陰雪不止體氣若何某爲近得君貺家書報薛家夫人不安老妻日夕憂撓尊年久患誠亦可憂但薛宅書來止云無大段疾苦奉煩吾兄因見公期爲與問一的信因便相報吾兄書家人不見略要知其增減又爲妻子要去歸省其母亦欲過中祥遣他去貴先知彼中遠近爾某自要知謝氏有人還幸批數字逼節哀苦中立偶人行草此

又皇祐五年

某啟近謝秀才人行嘗奉狀日來起居清勝某哀苦如昨私門日益多事又爲妻母近病須令家人一往省之前嘗奉託詢問久候來報也近爲子美編成文集十五卷凡述作中人可及者已削去之留其警絕者尚得數百篇後世視之爲如何人也朋友之間可以爲慰爾某益衰病庶事不耐煩惟常守書冊危坐爾聖俞數許新詩不見寄似近日頗以爲難何也因兒子輩行奉此春暄保重



又同前

某啟寄惠鴨脚子甚竒趙三書信已領聖俞詩屢見許甚渴見何必自寫小兒輩可錄某亦厭書字因思學書各有分限殆天之稟賦有人力不可彊者往年學弓箭銳意三四年不成遂止後又見君謨言學書最樂又銳意爲之寫來寫去却轉不如舊日似逆風行船著盡氣力祇在舊處不能少進力竭心勸遂已身老矣安能自苦如此耶乃知古今好筆一作蹟真可貴重也今後祇看他人書亦可爲樂不能生受得

也數日陰悶昏然因作聖俞書頓覺豁然如有所釋若遂一握手可勝爲慰也謝景平文字下筆便佳他日當有立於世何止取一科第而已吾徒可爲希深喜也胥太祝且爲伸意某卜葬地尚未買得相次決定當有書報他也忽忽不宣

又皇祐五年

某啟前日謝氏人還辱書承尊候已復康佳新正必倍清勝某孤苦如昨爲有二小姪一在象州久不得信一在袁州欲乞渠來賴以辦葬今劄其官位姓名



託與問一消息恐難得便但却因謝氏人見示可也  
吾兄清一作情懷不樂俗事其寡相識煩聒甚悚甚悚

又 皇祐五年

某啟忽忽度日無生意衙前行曾奉狀徐生人至辱  
書承春寒尊體清勝爲慰無已某哀苦中尋得葬地  
欲趁八月十月襄事但庶事少人辦集小姪煩爲問  
當已有削必得請師魯文字俗本多傳殊不知昨范  
公已爲作序李厚編次爲十卷甚有條理厚約春末  
見過當與之議定別謀鏤木也自春陰寒少晴明病  
體不勝疲勞勸於書字不能周悉

又 嘉祐三年

某啟動輒旬浹不奉顏采雪寒如此無復清思區區  
可知亦恠聖俞未嘗見顧得簡示乃云不登權門若  
以此見格何望於老兄某每日晚多在家因出望見  
過幸甚如晦所欲已起奏難於更奏蔡州亦應須得  
簿書煩擁走此爲答殘雪可愛能見顧尤望

又 嘉祐二年

某啟大熱甚於湯火之烈兩日差涼粗若有生意然



以家人病患飲食不能自給區區煎迫殊亂情悰久  
不承問不審尊體何似二十二日欲就浴室或定力  
餞介甫子固望聖俞見顧閑話恐別許人請故先拜  
聞禮部詩納上

又嘉祐二年

某啟承惠答蘇軾書甚佳今却納上農具詩不曾見  
恐是忘却將來今再令去取讀軾書不覺汗出快哉  
快哉老夫當避路放他出一頭地也可喜可喜罰金  
未下何害不必居家俟命因出頻見過某居常在家  
吾徒爲天下所慕如軾所言是也柰何動輒逾月不  
相見軾所言樂乃某所得深者爾不意後生達斯理  
也

又同前

某啟以小兒子傷寒已較因勞復發今日錫慶齋會  
亦去不得愁坐忽得所示爲之豁然憂煎病患常以  
爲苦思効榴花之飲不可得也三兩日兒子安聖俞  
過不惜頻相訪借馬若脩家又何厭也三十年前事  
信如前生憂樂不同可歎可歎亦約子固子履當奉



白也祇候兒子稍安爾人還謹此

又嘉祐二年

某啟經節伏惟以時納祐昨日早至薛二家空心飲  
十數杯遂醉歸家却與諸薛飲承見過仍留刺何乃  
煩老兄如此既醒不遑無以自處也節下外處送酒  
頗多往時介甫在此每助他爲壽昨祇送王樂道及  
吾兄爾愚性踈簡人事不能周然意之所至實發於  
誠心蒙惠簡云有所答則非也恐不知鄙懷故略自  
陳述二十二日欲回子履和叔閑話少時先白恐他  
有所適也

又同前

某啟陰雨累旬不審體氣如何北州人有致達頭魚  
者素未嘗聞其名蓋海魚也其味差可食謹送少許  
不足助盤食聊知異物爾稍晴便當書局奉見

又同前

某啟中前在范家坐中已覺不佳所以都無情緒數  
日勉強有事相役既歸遂倒卧以出汗頗多亦利動  
臟腑頓覺體虛幸連日不朝免得請告更三兩日不



知可出未承開念感愧亦審中酒吾輩年高不獨他  
事至於飲酒亦不能如故時也更希慎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谷正來承惠詩老重深粹不似頃刻間成何其  
敏妙至此也早來得筆絕佳不圖若此之精其精如  
此豈常有耶然久無稱手者乍得甚快意多感多感  
暑中絕近文字不得無以度日時因作書簡得一揮  
毫尚可銷憂爾人還姑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啟兩日不出方爲杜公作銘承惠詩絕高恐不可  
繼且留款曲試和待稍髣髴則將出雨久作柰何天  
災斯人豈惡之也其亦有以邪昨夜暫止頗緩奔走  
之計然遑遑何時得遂安居漸涼思奉言笑何可得  
人還姑此

又

某啟自入夏閭巷相傳以謂今秋水當不減去年初  
以爲訛言今乃信然兩夜家人皆岸水并廼翁達旦  
不寐街衢浩渺出入不得更三數日不止遂復謀逃



避之處住京況味其實如此奈何奈何方以爲苦不  
意公家亦然且須少忍特承惠問存卹感多感蔡  
君謨寄茶來否閤中喜見慰人還怗怗

又嘉祐四年

其啟適至書局承自釋奠處方歸困倦敢坐邀忽  
辱惠教兼得唐子方家行狀謹當牽課然少寬數日  
爲幸其如行狀中泛言行已殊不列事迹或有記得  
者幸更得數件則甚善又云有尹師魯所作墓誌亦  
得一本尤幸也尋常人家送行狀來內有不備處再  
三去問蓋不避一時怗怗所以垂永久也乞以此意  
達之

又嘉祐三年

某啟旦夕寒色尤盛哀病者殆不能勝矣不知吾兄  
尊候如何昨夜再讀和景仁雪詩甚妙兼以韻難如  
何可和且祇和得歲日書事一篇其元所示遂留之  
過節更送他處告別寫去也手筆凍縮書字不得韓  
范二公詩看了示下印卷子何日了因出見過陰寒  
公事頗少甚閑恐知



又嘉祐三年

某啟累日不奉見不審體氣如何兼以俗事無由奉  
詣理固當然聖俞遂以權門見薄無乃太僭也前承  
惠白兔詩偶尋不見欲別求一本兼爲諸君所作皆  
以常一作瞻娥月宮爲說頗願吾兄以他意別作一篇  
庶幾高出羣類然非老筆不可亦聞有與如晦一篇  
甚佳皆乞取蘓大挽辭一首閑寫助一笑今日偶在  
家謹奉此

又嘉祐四年

某啟前日承見過偶他客多不遂欵曲快晴意體想  
佳梅公儀來要杭州一亭記述游覽景物非要務閑  
辭長說已是難工兼以目所不見勉彊而成幸未寄  
去試爲看過有甚俗惡幸不形迹也程碑當便下手  
祇如唐書亦須了爾

又嘉祐二年

某啟雨不止情意沈鬱泥深不能至書局體候想佳  
某以手指爲苦旦夕來書字甚難恐遂廢其一支豈  
天苦其勞於筆研而欲息之邪悶中謹白



又嘉祐三年

某啟經節陰雨猶幸且晴不審尊候何似閑作歸田樂四首祇作得二篇後遂無意思欲告聖俞續成之亦一時盛事來日食後早訪及爲望

又同前

某啟承寵惠二篇欽誦感愧思之正如雜劇人上名下韻不來須勾副末接續爾呵呵家人見誚好時節將詩去人家厮攪不知吾輩用以爲樂爾後日絕早過喫不托適簡誤云食後這回不是廳子誤也

又嘉祐四年

某啟自承在式告兼以假故多遂阻奉見秋氣稍涼喜承體候清安辱惠建茗此誠近所難得特爲珍貺也然莫妨待客否恐彼闕當却分納一半也原甫高論少抑亦當不復較難來日朝中當面叙人還謹此爲謝某再拜

書簡卷第六終



書簡卷第七

集一百五十

與謝舍人

絳字希深

寶元元年

其頓首再拜兵部學士王文以多故少便不果拜  
 狀春暄尊候萬福省榜至獨遺聖俞豈勝嗟惋任適  
 呂澄可過人邪堪怪聖俞失此虛名雖不害為才士  
 奈何平昔並游之間有以處下者今反得之覩此何  
 由不痛恨欲作一書與胥親及李舍人宋學士論理  
 之又恐自有失誤不欲輕發不爾何故見遺可駭可  
 駭由是而較科場果得士乎登進士第者果可貴乎



日日與師魯相對驚歎不已伏承殿試考校今必已  
了某替人猶未至拜見未間伏惟保重因人謹附狀  
不宣

又寶元二年

某頓首百拜知府舍人三丈三兩日毒暑尤甚不審  
尊候何似某昨走鈴下久溷賓館旱暑交作晏陰方  
興當君子定心靜事休息之時暑夕屢煩長者其如  
乘餘閑奉罇俎泛覽水竹登臨高明歡然之適無異  
京洛之舊其小別者聖俞差老而脩為窮人主人腰

雖金魚而鬢亦白矣其清興則皆未減也臨別之際  
感戀何勝西禪竹林又辱餞送自夜出南城凡再宿  
始至弊邑私門老幼往往病暑正如所慮此所以眷  
眷門下而不候久留者也自鄧至汝陰道出田間由  
鉅欣橋而西秋稼甚盛時雨已足問之乃覽秀所望  
而脚正在陋邦然鄧州界二字一作莫及也豈騎立之  
神一作憎家雞而愛野雉乎自還縣便苦一作俗事  
書記未能詳悉謹拜此叙謝伏惟幸察不宣從表姪  
歐陽脩頓首再拜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五十一  
與王待制

質字子野

慶曆三年

某頓首再拜運使學士子野兄春暄伏惟尊候萬福  
自去年閏月來東郡以就祿養幸如所欲惟僻陋日  
益愚鄙爾在都下時子野兄舟行不克攀別其後送  
者還頗知留客甚歡而飲酒差多親族皆以素羸奉  
憂不知其後復飲否子野善自攝猶能絕葷血甘淡  
薄况於酒邪一別頓爾南北關於候問惟冀自重以  
慰區區不宣某頓首

與李賢良

覲字泰伯

嘉祐初

某啟冗事牽迫久踈奉長者之論不知兩辱過門甚  
媿甚媿某來日有小事須出即今幸家居可以拂席  
奉俟軒蓋顛企顛企不然當別拜聞貴不失約也某  
頓首賢良先生

與曾舍人

鞏字子固

慶曆六年

某啟雖久不相見而屢辱書及示新文甚慰瞻企今  
歲科場偶滯遐舉畜德養志愈期遠到此鄙劣之望  
也某此幸自如山州少朋友之遊日逾昏塞加之老  
退於舊學已為廢失而韓子所謂終於小人之歸乎



因風不惜遠垂見教未良會間自重自重

又 治平四年夏

某啟奉別忽忽暑候已深不審動履何似某昨假道於潁者本以歸休之計初未有涯故須躬往及至則弊廬地勢喧靜得中仍不至狹隘但易故而新稍增廣之可以自足矣以是功可速就暮年掛冠之約必不愆期也甚幸甚幸昨在潁無所營爲所以少留者蓋避五月上官未能免俗爾毫之佳處人所素稱者往往過實其餘不及陳穎遠甚然俯仰年歲間如傳

郵爾初亦不以爲佳蓋自便其近潁爾至此便值酷暑未能多作書相知或有見問者幸略道此意惟慎夏自愛

與蕓編禮

洵字明允

嘉祐二年

某啟自足下西歸承有家問忽遽而行時一小子卧病方憂悶中不得相見中間得還蜀後所惠書及今者賢郎人至得書承尊履休康併以爲慰足下文行見推於時豈久窮居於遠方者未相會間千萬自愛

又 治平間



某啟承示表本甚佳前所借謚法三卷值公私多事  
近方徧得披閱文字更不待愚陋稱述第新法增損  
今別爲一書則無不可矣成一家之言吾儕喜若已  
出爾謚錄卷秩既多祇欲借草本

又 治平三年

某啟多日不奉見承遷居不易初聞風氣不和謂小  
小爾昨日賢郎學士見過始知尚未康平旦夕來體  
中何似更冀調慎藥食無由馳候專奉此

又 治平三年

某啟自以拙疾數日闕於致問不審體中何如必遂  
平愈孫兆藥多涼古方難用於今更且參以他醫爲  
善也專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數日來尊候必更痊安單藥得效應且專服千  
萬精審無求速功不欲頻去咨問恐煩勅也亦不煩  
答簡或賢郎批數字可矣

與費縣蘇殿丞 皇祐 年

某啟特承書問蕪惠篆碑滁陽山泉誠爲勝絕而率



然之作文鄙意近乃煩雋筆以傳於遠既喜斯亭之  
不朽又愧陋文莫掩感仰之抱寧復宣陳專人還謹  
此叙謝 舊用龍尾硯一枚鳳茶一斤聊表意

又

某啟前者辱見顧屬苦多事不得少伸欵曲比奉詞  
則承已歸縣矣但深怏怏也辱惠書竊審經春體氣  
清裕某哀病疲憊日自彊勉未知報効不敢言勞咫  
尺阻闊惟多愛

與澠池徐宰

無黨

皇祐五年

某啟久不得書自聞省試日望一信人至忽得所示  
大慰鄙懷兼喜春寒所履無恙程試賦詩極工矣策  
贍博而辯論偉然皆當在高等人力所可爲者止於  
如此耳其他有命然俗言運亨者臨事不惑揮翰之  
際能至此其亦奮發於茲時乎計此書至已在高第  
故不子細不次脩書白

又 至和元年

某啟真陽相別忽以及茲日月不居大祥奄及攀號  
僻踊五內分崩不孝罪逆蒼天莫訴哀苦哀苦久不



得書日與無逸弟想望忽捧來示承在道曾感疾喜  
今復常又知淮水淺澁雖深欲相見但恐阻滯遂失  
赴官之期若於事有妨則不若且就汴流西上如淮  
水可行與汴不爭遠近即茲來爲善賢弟在此寂寞  
中相伴大幸某秋涼方卜離此南北未知何適五代  
史昨見曾子固議今却重頭改換未有了期仍作注  
有難傳之處蓋傳本固未可不傳本則下注尤難此  
須相見可論改服哀苦中忙迫偶奉接人行聊此

又至和二年

某啟專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示及誌文甚佳  
無逸弟又有煩惱可哀適值有人在此誌文當附去  
又知且權河南澠池本邑自可讀書爲政何必求來  
府中所云冬末當至京師暫來甚善一作喜無欲弟居  
監中時相見焦秀才亦在太學補監生恐知某碌碌  
於此士大夫有所論當悉以見告庶助其不及實有  
望也未相見多愛

又同前

某啟人至辱書承官下無恙深慰深慰所云進取之



國朝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五十一  
道能具達其如此夫復何患諭及富公言范文正公  
神道碑事當時在穎已共詳定如此爲允述呂公事  
於范公見德量包宇宙忠義先國家於呂公事各紀  
實則萬世取信非如兩仇相訟各過其實使後世不  
信以爲偏辭也大抵某之碑無情之語平富之誌嫉  
惡之心勝後世得此二文雖不同以此推之亦不足  
怪也其官序非差但略爾其後已自解云居官之次  
第不書則後人不於此求官次也幸爲一一白富公  
如必要換則請他別命人作爾

又嘉祐元年

某啟照人來得書承寒凝公外體氣無恙深慰深慰  
所寄近著尤佳論議正宜如此然著撰苟多他日更  
自精擇少去其繁則峻潔矣然不必勉強勉強簡節  
之則不流暢須待自然之至其如常宜在心也代天  
論既各有篇目不必謂之代天可也某近權省得罷  
稍閑已有削乞洪井若果得則私便尤多况非要任  
求之必可得也無欲弟在太學見兒子云甚安某一  
向多事少暇他亦踈及門恐知銓中新制破考之事



國朝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五十一  
稍緩若在本州無妨亦可已新年多愛

又嘉祐二年

某啟人至辱書承涖官進學無恙甚以爲慰所寄文字大佳然作文之體初欲奔馳久當收節使簡重嚴正或時肆放以自舒勿爲一體則盡善矣其此待罪誠碌碌然期必有爲而自効士大夫見責者深是待我厚而愛之過爾敢不佩服冬寒自愛在致齋處草

與焦殿丞千之 皇祐五年

某啟自相別無日不奉思急足辱書深所浣慰然聞不遂解名在於俗情豈不快快若足下素所自待與其所以奉待者豈在一得失之間但以科場文字不得專意經術而某亦有人事今足下三數年間且可棄去科場文字而僕亦端居無一事惟於此時可以講訓素所聞未舉者過此恐彼此難得上夫也足下爲人明果以此思之亮可決然北首深恨閑居無人既不能專遣人去奉招當正初南歸亦不爲久別計但仰首傾望也某於哀苦中奉思諸君子此又不可



言已寒多愛

又至和二年

陰雨泥甚不欲頻奉邀蓋知請假甚艱也某恐不久出疆欲且奉託與照管三數小子某來日遂移過高橋宅中俟稍定疊便去般出學恐先要知仍請具此白胡先生知爲妙至時恐要人般挈請示及待令去晚間可出即見過閑話某再拜

又嘉祐元年

某啟知昨日已差談官庶事便當牽率稍涼體中佳近晚或能見過閑話少時恐遂難得暇也麤細米各二斛聊飼僮僕輩必不以輕鮮爲恠有無相通亦鄰里之常事慙仄慙仄

又同前

某啟以數日齋祠今早方歸知曾來取藥體中佳否見解榜張燾秀才已獲薦不知肯且來此過冬否祇恐他要冬課嫌小兒喧聒不然蒙益則多矣某今日在家隨早晚見過閑話少時

又嘉祐元年



某啟今日見解榜尚疑脫漏姓名然初以得失委命而進則臨事自應不動於懷此孟子之勇也適歸家偶早幸略見過閑話某頓首

又 同前

某啟數日大熱不審意思如何適令發至群牧司云已却歸西岡不審何謂此中西位頗寬涼多南風甚可居至於飲食亦可取性固無形迹矣兼時得閑話請更思之勿以爲疑也謹此咨啟俟報某啟

又 同前

某啟見兒子言尊候違和豈非患腹臟邪秋後慎生冷爲佳以數日不相見甚思渴某一出叅假便有人事區區加以兩日復熱恐彼中窄狹無事且來書院取涼無形迹也前時奉白嚮有策題彼中収得者幸爲錄示或祇檢得本子此中亦有人寫蓋人事易因循也

又 嘉祐元年

某數日不承問不審體中如何當漸平和但怪不見過故此奉問凡疾病不欲滯鬱頗須消息有以散釋



歐陽文忠公全集卷一百五十一  
其效多於服藥若能出入宰相過要人馬來取至於  
藥物亦當商確乃盡其理謹此咨啟某再拜

又 同前

某啟稍寒想益佳裕數日人事忙迫非常前夕至學  
舍中見狼籍可憎所以未敢便請他張秀才更俟一  
二日大太祝歸略令灑掃兼庶事有所備緣某多故  
不能躬視也兩日欲去報此意亦無暇作簡衮衮度  
日公私不濟一事此京師之態也某奉白

又 嘉祐二年

某啟昨日以客多饑疲風眩發作卧不能起承示簡  
不及時答所言張先輩但怪其登第後絕不相過餘  
非所聞也亦欲旦夕召渠相見但以多事忽忽未暇  
爾今日知聞喜宴來日約其見過也

又 嘉祐六年

某啟有無相通蓋爲常理更不存形迹也船不必白  
省主自遣人問當亦可得蘇氏昆仲連名並中自前  
未有盛事盛事姚闢詩說請試看有長處僉出示及  
爲無工夫細看故也



又嘉祐六年

承惠胡公銘茲人美德固樂爲之紀述第以文字傳  
遠須少儲思蓋尋常意思未及爲人強作多不佳也  
自來日已往併無假故直至旬休如所諭行期甚迫  
當且前之續可附致潤州諒不爲晚也人還謹此白  
知小兒不安且慎調護大熱難將息也

又同前

某啟自相別後方欲作書遽承不疑學士有來歸之  
命自後更欲附書則思舟行必已在道無處可附亦  
以不久相見不必爲書也適得信喜來甚速且承酷  
熱中體氣清安其他皆可盡於相見也某爲今夏病  
暑不可勝任又得喘疾遂且在告蓋衰老之態自然  
如此也略留來人附此草草

又嘉祐六年

某啟自相別更不聞問近得邵學士書云已到家方  
喜知動靜兼承所履安和實以爲慰某病衰如昨不  
惟任責愈難常至於勞苦亦筋骸不能支持爲可責  
惟早自知止猶勝彊顏以貪寵利自計非不熟但恐



未得如志遂爲君子之棄而小人之歸爾南方宜多有聞見不惜垂諭猶勝不知也有望有望前者胡公墓表誤書陵州人當問其家爲改正歲晚寒凜以時自愛因人惠問

又嘉祐末

遠爾大熱病軀殊不可當數日不相見體中佳否知已授樂清果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幸早枉步乘午前稍涼庶幾可坐也無它客姚祕校劉真蹟至此止

治平二年

某啟范氏子書來并獲所寄書自承赴樂清後方拜此一書審此居官下安和稍釋傾想陋巷之士得以自高於王侯者以道自貴也一從吏事便爲禮法所繩若居人下而欲有設施則世事難如人意更當屈伸取捨要於濟務此非獨小官自古聖賢尚以爲難所以前世一節之士以貧賤爲易守也自臨縣治今將及朞諒深諳此態也某嘗再爲縣令然遂得周達民事兼知宦情未必不爲益某愈覺衰殘齒牙搖動飲食艱難食物十常忌八九情懷益蕭索物外浮榮



信乎不為吾儕得失也有名即去矣未相見間公餘  
慎愛因人時惠問不宣某書白

與王主簿 回字深甫

某啟嚮者深甫在京師則以俗冗不常得相見既去  
又不時為信問視其外豈非踈且慢哉然求諸中則  
不然也人至惠問承奉太夫人萬福下情瞻慰某衰  
病日增殊無世間意趣近買田潁上思幅巾與二三  
君往來田間間其樂尚可終此餘年爾而其勢未能  
速去非為之不果猶須晚獲也深甫以謂如何賢弟

昨西略見爾祁寒更乞自愛

又

某啟累日以聖節諸事區區未得祇候大熱不審體  
氣如何來日見過家殮庶得接清論少時幸早垂訪  
也專此咨啟不宣某再拜深甫先輩 常君未及作  
書續得馳問因見為伸意千萬千萬

又

某啟人至辱示借書並領昨日少奉清論開沃無限  
歎良減否師魯文略讀一二篇令人感涕碑并集錄



區陽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五十一  
皆納去某又上

與姚編禮

闕字子張

皇祐五年

某頽首閑居絕無人使又不欲頻煩郡中借人所以  
久不作書上杜公然哀苦中無限瞻依也因請見爲  
多道哀懇希文得美謚雖無墓誌亦可况是富公作  
必不泯昧脩亦續後爲他作神道碑中懷亦自有千  
萬端事待要舒寫極不憚作也只是劣性剛褊平生  
喫人一句言語不得居喪犯禮名教所重况更有纖  
毫譬如閑事亦常不欲人擬議况此乎然而不失爲

他紀述只是遲着十五箇月爾此文出來任他姦邪  
謗議近我不得也要得挺然自立徹頭須步步作把  
道理事任人道過當方得恰好杜公愛賢樂善急欲  
范公事迹彰著耳因侍坐亦略道其所以但言所以  
遲作者本要言語無屈準備仇家爭理爾如此須先  
自執道理也餘事不必云云背碑子極奉煩多荷多  
荷因見杜贊善託問實錄不必封但只恁寄來此中  
程判官亦爲伸謝將書來後信有書去某再拜

又



某啟專人辱書承守道爲學自如甚善見諭紹巖事止於如此則又何言君子之言必誠誠久必見凡有諸中未有不形於外者惟當以久見吾子之誠爾禮記雜亂之書能如此指植其繆其功施後世無窮非止効俗儒著述求一時之名也然其中好語合於聖人者多但當去其泰甚者爾更宜慎重如坊記一篇難破請更思之然遇所見但且論次不惜錄示

與王幾道

復

景祐元年

某頓首白幾道先輩足下段氏家人至蒙示書及詩

并子聰聖俞書與詩後於東山處又見詩何其勤而周也聖俞得詩大喜自謂黨助漸熾又得一豪者然微有饑態幾道未嘗爲此詩落意便爾清遠自古善吟者益精益窮何不戒也呵呵間別後事自彥國去後患一腫疽二十餘日不能步履甚苦之時惟聖俞一來相問臨清之歡何可得耶師魯已有召不宜更俟嫁女幾道與彥國宜督以來走明日就試恐要知之惠詩未暇答以此也

答孔嗣宗

字伯紹河南人

皇祐元年



其啟辱書甚善尹君誌文前所辨釋詳矣某於師魯  
豈有所惜而待門生親友勤勤然以書之邪幸無他  
疑也餘俟他時相見可道不欲怱怱於筆墨加察加  
察某再拜

又 同前

東方學生皆自石守道誘倡此人專以教學爲己任  
於東諸生有大功與師魯同時人也亦負謗而死若  
言師魯倡道則當舉天下言之石遂見掩於義可乎  
若分限方域言之則不苟故此事難言之也察之

與尹材 慶曆八年

墓銘刻石時首尾更不要留官銜題目及撰人書人  
刻字人等姓名祇依此寫晉以前碑皆不著撰人姓  
名此古人有深意况久遠自知篆蓋祇著尹師魯墓  
四字

與蔡交 皇祐五年

某啟人至辱書感慰何已且承春序履况清休范公  
襄事脩以孤苦哀困中杜門郊外殊不知端息情禮  
都闕但得淮西寄到誌銘豈任感涕文正平生忠義



歐陽文忠公全集 卷一百五十一  
道德之光見於誌謚爲信萬世亦足慰也神刻謹如  
所諭敢不盡心某忝以拙訥獲銘當世仁賢多矣如  
此文復何所讓但以禮制爲重亦不遲年歲中貴萬  
全無他議也悉察悉察迷夢後序更當甚尋史傳續  
報然亦當慎文正所慮至深某亦疑其有意不用此  
篇果如所料矣試期不遠佇奉賀加愛加愛某再拜

答曾舍人

鞏字子固

熙寧四年續添

某自歸里舍以杜門罕接人事少便奉書中間嘗見  
運鹽王郎中得問動靜兼承傳誨近又聞曾少違和

急足至尊書喜遂已康裕甚慰甚慰某秋冬來目足  
粗可勉強第渴淋不少減老年衰病常理不足怪也  
餘在別紙某白 見諭乞賴且止亦佳此時尤宜安  
靜爲得理也惠碑文皆佳多荷多荷常筆百枚表信  
不罪不罪

又 同前

辱示爲人後議筆力雄贍固不待稱贊而引經據古  
明白詳盡雖使聾盲者得之可以釋然矣父子三綱  
人道之大學者久廢而不講縉紳士大夫安於習見



閭閻俚巷過房養子乞丐異姓之類遂欲諱其父母  
方群口誼譁之際雖有正論人不暇聽非著之文章  
以要於久遠謂難以口舌一日爭也斯文所期者遠  
而所補者大固不當以示常人皆如來諭也某亦有  
一二論述未能若斯文之曲盡然亦非有識之士未  
嘗出也閑居乏人爲錄須相見可揚推而論也自去  
年至蔡遂絕不作詩中間惟有答韓邵二公應用之  
作不足采惟續思穎十餘篇是青州以前者并傳記  
皆石本今納上自歸穎它文字亦絕筆不作恐知恐  
知 青州十餘篇亂道爲說道上石彼近必見矣



以要於久

方

味香快十翰翰廣真真真真上各各各各必具矣



